

# 王亭之注《太微赋》

## 前言

王亭之前曾据《八喜楼钞本》解《太微赋》，收于《斗数四书》中。今复据民初石印本，为《斗数全书》选注，故赋文即不同于钞本。钞本虽可贵，但由坊本之改动，亦可见斗数在江湖流传，于是即有增删改易。

此次作注，亦稍用江湖流传的说法，读者可以跟《斗数四书》中的批注作一比较。此非谓江湖流传的说法优于旧解，实为保存一点江湖流传的痕迹，因为时至今日，许多谈斗数的人，已连古代的江湖流传亦不知，于是私心臆测，但求哗众，所以清代的江湖流传，亦有参考价值。

**斗数至玄至微，理旨难明，虽设问于百篇之中，犹有言而未尽。**

本篇《全书》列为首篇，实未合，依《全集》本，此篇列在《诸星问答》之后，始合体例，所以才说“虽设问于百篇之中”，亦即《太微赋》实为《诸星问答》的补充，补其“犹有言而未尽”之意。“太微”为星垣名。我国古代天官将天星分为三垣，太微垣为五帝座之所居（天市垣则是百姓万民之所聚），所以术者即用其名来比附紫微帝座。斗数所用，全属虚星，且北斗七星完全与太微垣无关，由是即知其比附之意。

**至如星之分野，各有所属，寿夭贤愚，富贵贫贱，不可一概论议。**

此处说“星之分野，各有所属”，即已透露“六十星系”的消息。斗数以星系为“分野”（领域），六十星系必居固定的星垣，如凡“紫微独坐”必居子、午；“武曲、七杀”必居卯、酉，此即星系的分野。“六十星系”为中州派的秘传，王亭之将之公开之后，斗数家纷纷采用，在此之前，术者唯依各别单星推论，不知每星系有其特殊意义，但亦有人怀疑，六十星系之说何以不见于《全书》？其实，若明本赋此句，即当不复怀疑，若不用六十星系来解释，就不能说斗数诸星之“分野”。

**其星分布一十二垣，数定乎三十六位，入庙为奇，失数为虚。**

传统的说法，由子至亥，即一十二垣。星系入十二垣，各有庙、旺、陷，是故即成三十六位。斗数的“斗”，指星系而言；“数”则指诸星的庙、旺、陷。有些斗数家，将诸星分野分为庙、旺、得地、利益、平和、不得地、陷，一共七种情况，中州派则只说四种：庙、旺、利、陷，其中的“利”相等于平和（不凶也不吉），如是能产生影响者，便仅有庙、旺、陷三数。由这句赋文，即可知中州派传授实为正统，否则即不能说为三十六数。但亦可将“六十星系”视之为数，因为六十星系的结构已包括庙旺利陷在内，所以不如说“数定乎六十位”（据记忆《八喜楼钞本》即是如此）。

大抵以身命为福德之本，加以根源，为穷通之资。

此赋文有误，当读作——大抵以身命为本，加以福德之根源，为穷通之资。**身命**二宫，命为先天，身属后天，是故说“身命为本”。然而**福德宫**实为推算人一生格局的要领，福德主人的思想，人的一身，受其本人的思想影响甚大，是故说为“根源”。

星有同躔，数有分定，须明其生克之要，必详乎得垣失度之分。

“星有同躔”，即是星系，如**武曲**唯与**杀、破、狼、天相、天府**同躔，如是即构成六种**武曲**星系（加上独坐，故共为六种）。因为同躔的关系，所以便有生克，然而王亭之于深造讲义中论述六十星系，已将其生克关系融会贯通而论，故已不必再作专论（同时，亦已将其庙旺利陷融会，是故讲义中亦不别论）。斗数论生克，不如子平论生克的重要，因为斗数的星系生克已成固定格局（例如“**武曲七杀**”，必为金局），少了子平的生克制化等等变化，亦即是说，每一星系的躔次宫垣已属固定，星曜生克亦属固定、庙旺利陷更属固定，由是即可融会而但论星系。这不是不说生克、庙旺，只是融会之后更不必别论。

观乎**紫微**舍躔，司一天仪之象，卒列宿而成垣。土星苟居其垣，若可动移。

斗数安列正曜，实先安立**紫微**，**紫微**定位，其余正曜即依之而安立，由是有十二星盘，此即所谓“司一天仪之象，卒列宿而成垣”。故此二句，实亦强调六十星系的分布。有人自称为斗数正传，却反对六十星系的建立，实在其人连《太微赋》亦未读通。至于说“土星苟居其垣，若可动移”，那是针对“五星”而说，于用五星推命时，土星居垣不动，而斗数中的土星（如**紫、府、巨**）则可依大限、流年而飞动，这是提醒用惯“五星”的术士，不可再依“五星”之例。（这种情况，于《全书》中比比皆是，是故可以看成那是用斗数代替五星的提示，亦可看成是神数派术士的重要转变）。

金星专司财库，最怕空亡。

这是正曜与杂曜交躔的举例。**武曲**即是所说的“金星”，凡**武曲**六种星系，皆不宜与空曜同躔（空曜亦有种种分别，已详深造讲义之中）。

贪守空而财源不聚。

这只是泛论。实际上，对情欲过深的**贪狼**星系（如**贪狼**与**羊陀**同会），反喜空曜化解，转变为才艺。此宜详阅深造讲义。

各司其职，不可参差。苟或不察其机，更忘其变，则数之造化远矣。

所谓“机”，即各星系的基本性质；所谓“变”，即与辅曜、佐曜、煞曜、化曜，甚至杂曜的同宫与会合，由是产生性质的变化。

例曰：禄逢冲破，吉处藏凶。

化禄最忌冲破，禄存次之。所谓“冲破”，即对宫见化忌。原局化禄受大限化忌冲破，最为吃紧。大限化禄受流年化忌冲破，一年不利。流年化禄受流月化忌冲破，只以轮行至化禄宫位的日子为虞，并非一月不利。原局化禄，不畏流年流月化忌冲破。大限化禄，畏原局化忌，不畏流月化忌冲破。流年化禄，不畏原局化忌，却畏大限化忌冲破。换言之，原局与大限、大限与流年、流年与流月之相互冲破皆吃紧，余则无碍。禄存受冲破，关系甚轻。此外，化禄又化为忌星，亦属冲破，皆主吉处藏凶，尤不宜妄行取财，对投机自然十分不利，即使竞争求财，亦主决策错误，或资金不继。若外出求财，尤妨交通意外，或遭人暗算。（近年有一台商在大陆遭灭门之祸，一台湾读者托人带他的命盘给王亭之，即是廉贞化禄于大运化忌，壬年会武曲化忌。该台湾读者熟读王亭之的深造讲义，已劝其不可外出求财，然而此商人在香港逗留时，慕名往一术士处算命，于是决心前往，结果悲惨收场。江湖术士精于包装，往往害人不浅，此中因果难言。）

马遇空亡，终身奔走。

“马”指天马。空亡则指“截空”与“旬空”。天马与空曜同宫，为空马，主奔波劳碌，劳而少成。又或频频转工，总不理想。

但若空马宫垣的星曜吉美，则主于外乡白手兴家，若株守家园则反劳碌无成。——再将星曜性质推广，这又或者是利于转换工作环境。再者，“终身奔走”对现代人来说未必是坏事。现代人移民外地，然后回本土经营，于是两地奔波，亦合此占例。又或者常穿梭两地经营两边的生意，亦合此例，故不可一概而论，仍应依星垣中的正曜星系为主，以作推断。

生逢败地，发也虚花。

沐浴一星所躔宫位，即所谓“败地”。只论顺行局，所以长生必在申、寅、巳、亥四宫垣，而败地则必在子、午、卯、酉。所谓“生逢败地”，即命宫在沐浴所临的宫垣，主耗散。然而仅据一星曜即作断论，说为“发也虚花”，过嫌武断。败地再加耗散性质的正曜，如天机；或反复性质的正曜，如破军，且整个星系性质不良，如有阴耗等杂曜，然后才能说是“发也虚花”，彷彿过眼烟云。

绝处逢生，华而不败。

这两句赋文是跟上两句赋文对举而言。“绝”星必在申、寅、巳、亥四宫，与长生同。长生在申，则绝于巳；长生在寅，则绝于亥；长生在巳，则绝于寅；长生在亥，则绝于申。江湖流传的诀法是，若命宫临绝地，但行至长生临的宫垣为大限，则主荣华。谓之“绝处逢

生”。此诀非中州派所传。但如今连这江湖诀法亦失传了，变成说是由正曜生起宫垣的绝星，此非正确。

## 星临庙旺，再观生克之机。

所谓“生克”，有二。

一为宫与星的关系，如**贪狼**木，居子宫垣受生，居午宫垣则泄气之类。二为星与星的关系，如“**武曲贪狼**”星系，**贪狼**木受**武曲**金之克。

所以星曜虽然以庙旺为“数”，但亦要视宫与星的生克。关于这点，其实只须了解六十星系的性质，就已经包含了庙旺利陷与两种生克的原理。此如“**廉贞贪狼**”星系，只能在巳、亥二宫垣内，同时一定落陷，所以在“深造讲义”讨论这组星系时，实在已经将种种因素考虑在内。如巳宫的“**廉贞**”，**贪狼**泄气太甚；亥宫的“**廉贞**”，**贪狼**则有亥水相生。因此，赋文特别提出这点，实在因为中州派六十星系的诀法未曾流入江湖，所以术者便只能依此作为推断的原则，但亦可谓不无见地。

## 命坐强宫，细察制化之理。

所谓“制化”，即是复杂的生克关系。例如“**廉贞破军**”居卯宫，卯木受**破军**水相生，同时卯木生**廉贞**火，所以**破军**水对**廉贞**火影响就很少，以有卯木作为调和之故。但当“**廉破**”坐酉宫时，**破军**水受酉金相生，克**廉贞**火的力量就重。这些“制化”关系，亦已详于六十星系的性质之中，因为是固定的格局。

## 日月最嫌反背。

由广而言，凡**日月**居陷宫都可称为“反背”，由狭而言，则以**太阳**居亥宫，**太阴**居巳宫，为性质敏感的反背。所谓反背，其实主要是消极，或由消极变为虚浮（**太阳**反背易浮夸），或者阴暗（**太阴**反背多负面）。又不只**命宫**不宜见反背，六亲宫垣见反背，都有特殊性质，难以在此一一详论。曾见过一个命盘，**子女宫太阳**反背，会煞，结果晚年受子牵累，名誉大受影响。此即可作为一个例子。

## 禄马最喜交驰

由于**天马**只居申、寅、巳、亥四宫垣，所以亦必是这四宫垣的**禄存**，才能与**天马**同度或对照，如是即是“**禄马交驰**”。**禄存**的禄为不动之禄，例如固定收入。凡固定收入都必有限度，因此便喜欢**天马**来加强它的活力，是故“**禄马交驰**”便意味着是一个新局面的开始。然而凡“**禄马交驰**”，必须选禄迭马才成真格。这即是原局的**禄马**，迭逢大限的**禄马**；大限的**禄马**，迭逢流年的**禄马**。“**禄马交驰**”须妨忌星冲破，此即“吉处藏凶”。**化禄**遇**天马**，不称为“**禄马交驰**”。但“**禄马交驰**”又逢**化禄**，则可以加强运势。

倘居空亡，得失最为要紧。若逢败地，扶持大有奇功。

星系碰上空曜同度，须细详其变化，如桃花逢空曜可以化为才艺之类，即所谓“得”。此详于“深造讲义”，于此很难细说。

“败地”句，即前文“生逢败地”。所谓“扶持”，最喜见禄存、化禄（尤喜见禄存与化禄同会）。见化权、化科，一般来说亦可以说是扶，但却仍应参考星系的性质，是否适宜化权、化科。

紫微天府，全依辅弼之功。

批注：紫微为北斗主星、天府为南斗主星，日生人以太阳为主星、夜生人以太阴为主星。凡命宫见主星，都须要见辅佐之星，如左辅、右弼，文昌、文曲等同会或冲照，此不但紫微天府二星为然。“辅弼”即辅曜与佐曜，不单指左辅右弼。此外尚有一些对星，亦可成为辅佐，如“三台、八座”、“恩光、天贵”等。

七杀破军，专依羊铃为虐。

这是说七杀、破军，不喜见羊铃，其实见火陀亦有同一性质，令人生忽生挫折——挫折的性质，须详十二宫而定。四煞之中，以“羊铃”及“火陀”的组合，最具破坏力与创伤力。其中又以“羊铃”为甚。其实不只七杀、破军忌羊铃、火陀，武曲亦忌，是故有“武曲羊陀兼火宿，丧命因财”的说法。

诸星吉，逢凶也吉。诸星凶，逢吉也凶。

这是指原局与流限的关系。若原局命宫吉，而且强有力，那么，当行至大限命宫为凶曜时，不可立即说之为凶，因为性质另有变化。若原局命宫凶，而且强有力，那么，当行至大限命宫为吉曜时，亦不可贸然以为吉利，因为亦主性质变化。兹举“深造讲义”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——“紫府”一般不喜经行天梁躔度的宫限，因为天梁不带领导性质，若运限逢此尚无大碍，仅主退居幕后，而其时已为“紫府”的老运。倘流年经行天梁的宫度，有煞忌来会，主明升暗降。由这例子，即可见星系性质的变化，不单以吉凶而论。江湖流传的口诀，往往只能依其大意，不可凿实，只论吉凶而不讲究“星系遇星系”的变化。

辅弼夹帝为上品。

此论紫微。左辅、右弼夹紫微，只有四个宫位有可能。三月生人，紫微在未；五月生人，紫微在申；九月生人，紫微在丑；十一月生人，紫微在丑。紫微在丑、未二宫，必为“紫微破军”星系。得左辅右弼相夹，可以将动荡不安的本质化为开创力。亦即可以一方面稳守，一方面更新，是故称为“上品”。其实，辅弼不必“夹帝”，紫微凡与辅弼同会冲会，都主增加紫微的安定与开创，亦即是按部就班、顺水推舟的开创，比较不费力，因此亦可称为“上品”。

## 桃花犯主为至淫。

“紫微贪狼”星系，名为“桃花犯主”，以贪狼为桃花、紫微为主。这时，紫微必在卯、酉二宫。紫微在子、午二宫独坐，对宫必为贪狼，亦可称为“桃花犯主”，但性质比卯、酉二宫的“紫贪”优秀。前者若有辅佐诸星引从，或同会，可以说是风流儒雅，后者若会凶忌诸煞，可以成为伧俗下流。“紫贪”会桃花诸曜，或会昌曲，最怕发展成为风流自赏，易成心理障碍。若为命宫，须看福德宫的天相是否良好，假如天相又不吉，那么，便容易心理不正常。若“紫贪”为福德宫，命宫必为天府独坐，天府若吉，只是物欲；天府若凶，则物欲、情欲两皆泛滥，要用后天人事来加以节制。

## 君臣庆会，才擅经邦。

君指主曜，尤指紫微。臣指辅、佐八曜，以及一些对星（恩光天贵、三台八座等）。所谓“庆会”即是同度、冲照、相会。唯紫微则以前后相夹亦为“庆会”。紫微的前后相夹，不必一定要实夹，亦可以虚夹如紫微居子，丑宫无正曜，所以辅佐诸星若在未宫，即可借入丑宫，如是即成“虚夹”，只其力量略较实夹者为小。“君臣庆会”的格局，利于开创，同时亦主有声誉，而且不畏宵小作梗，由是说为“才擅经邦”。

## 魁钺同行，位居台辅。

坊间将“魁钺同行”解释为魁、钺二星分居命、身宫，很不合理。依照起例，魁钺居命、身宫，只有辛年三月寅时生人、辛年三月卯时生人等少数几个情况，这只能称为孤例。若魁钺同会、冲会，固然好，但却不能说是“位居台辅”那么贵气，所以这是一句凑合的赋文，但求与上句对仗工整，便不惜夸大其词。这亦往往是江湖的通例。

## 禄文拱命，贵而且贤。

所谓“禄文拱命”，是禄存与文昌、文曲同会于命宫。化禄不入正格，冲会力量甚小。此如壬年生人，命宫在亥，禄存同度，昌曲分居卯、亥二宫垣，即合此格。然而这“禄文拱命”的星系，只是增加正曜星系的声望，并不能说凡“禄文拱命”即“贵而且贤”。是故仍然要详命宫正曜星系的性质来决定。禄文同会，禄存化为贵，其固定入息即由地位而来。同时，文星主气质高尚，所以说是“贵而且贤”。有人将赋文改为“富而且贵”，那大概是认为禄存主富，文星主贵，实在是误解，此盖不知禄存可以化为贵。

## 日月夹财，不权则富。

“日月夹财”的正格，是紫微在己亥的星系。如“武曲贪狼”在丑为命宫，“太阳天同”在子、“太阳巨门”在寅，那便是“日月夹财”，以武曲为财星故。另一个结构是紫微在子、午的星系。命宫在辰戌，太阴在己亥独坐，卯酉宫无正曜，借对宫“太阳天梁”安星，亦为“日月夹财”，这时，以命宫“廉府”的天府为财星。然而这个结构，天府必须得禄始合格。如天府不得禄，可是来夹的太阳或太阴却化禄，便可以补救天府不得禄的缺陷，又或者天府

不得禄，但来夹的**太阴**或**太阳**却与**禄存**同度，亦同样可以补救。凡“**日月夹财**”，由于正曜星系的性质，往往有感情与理智、情欲与物欲的冲突，故不可一概而论，只能大致上来说，或偏于权力、或偏于财富，所以说“不权则富”。

## 马头带箭，镇卫边疆。

午宫坐命，擎羊同度，即是“马头带箭”（又称为“马头带剑”）。

正格为**七杀**独坐**命宫**。余者皆不入格，仅**天同**守命，多少带一点“马头带箭”的性质。凡**七杀**与羊同度，都主人生多挫折，少际遇，不过却主权威，喜行**廉贞化禄**，**武曲化禄**、**天同化禄**的宫垣，即往往为人生发越振奋的关键。然而以年岁而言，行**廉贞**为第三个大限，嫌太早，只能视为发轫，是人生的开端，于要延至第六个大限始见**天同**，又嫌太晚，所以“马头带箭”守命的人，于中年很难得志。在古代，即将这种命格譬为“镇卫边疆”，此即以汉将军李广为例，李广守御匈奴，战功显赫，终身不得封侯，又终身居于边塞，便正合此例。在现代，往往是一个机构中的中级人员，有重任便由他负责，有功劳却给上司占去，但他是机构中无人不知的重要人物。倘能成“雄宿干元格”，亦即得禄（尤喜见**廉贞化禄**），则不可称之为“马头带箭”，主劳而有成，一发即终身有福。

## 刑囚夹印，刑杖唯司。

印指**天相**。刑指**天梁**、擎羊，囚指**廉贞**、陀罗。所以**天相**与**禄存**同度，必有羊陀来夹，即非全美。但若**天相**会**天府禄存**，便可化解“刑囚夹印”的性质。**天相**亦不喜刑忌来夹，**巨门**为暗星，亦视为忌。凡遇凶夹，**天相**坐命的人多给人诿过于自己，或受人误会，以致招惹是非。故逢此命格的人，应该主动解释，否则愈怕开罪人，愈易开罪人。吃力不讨好，愈怕愈是非。

## 善荫朝纲，仁慈之长。

**天机**化气为善，**天梁**化气为荫。“朝纲”是指**天机**、**天梁**朝会**天同**。因为**天同**化气为福，所以最喜善荫二星化吉相会。这个格局，以**禄权科**三化吉来会，才成合格。不过，格局亦有缺点，那就是当成“三化吉”的结构时，**天梁**一定见**禄存**，同时**巨门**亦必化为忌星来照会。这都是易引起误会，易发生纷争的格局。因此**天同**守命，见**天梁**化吉，虽说是“仁慈之长”，但恐亦难免是非诽谤。所以，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星系结构。

## 贵入贵乡，逢者昌禄。

这是一个过份重视**天魁**、**天钺**二星的口诀。所以便以**魁钺**入**命宫**为“昌禄”，事实上，**命宫**逢贵，只是人生多一点机遇。

## 财居财位，遇者富奢。

财居财位，即是**财帛宫**见财星。所谓财星，指**武曲**、**天府**。中州派则加上**太阴**。**武曲**主

行动，**太阴**主计划、**天府**则主积聚。如今有人将**红鸾**、**天喜**亦看作是财星，那就未免将财星的范围放得太广。

### 太阳居午，谓之日丽中天，有专权之贵，敌国之富。

**太阳**在午宫，又为**命宫**，便成“日丽中天”的格局，主贵。因为必同时借会申宫的**天机太阴**（借入寅宫与**太阳**相会），申宫的**太阴**主富，所以说为“专权之贵，敌国之富”。然而这个星系结构，太过光芒四射，加上会**天机**亦有发散的性质，所以必须能适当收敛，然后才能成美格。所谓适当收敛，一为会照文曜，一为对宫的**天梁**有力（无煞忌侵扰）。会文曜时，人能儒雅，自然就不轻浮；会有力的**天梁**，便有适当的自律。

### 太阴居子，号水澄桂萼，得清要之职，清谏之材。

本来**太阴**主富，“水澄桂萼”的格局却主清贵，关键即在于**福德宫**。凡**太阴**居子为**命宫**，**福德宫**必为**太阳巨门**，**福德宫**主思想，若**太阳巨门**的星系见**禄、权、科**三化吉，则思想正直，不阿私曲，而且敢言（特别是**巨门**与**化权、化科**相会），所以古代即称之为谏官，即是御史。在现代，“水澄桂萼”格局的人，很可能是有公信力的政治评论人。

### 北帝破军同垣，一呼百诺。

这是指**紫微破军**星系。**破军**能受**紫微**制，便成为创造力，否则，便只是破坏力。有些人不满现状，于是突破，改变了人生的命运。有些人同样不满现状，可是却只是不安本份，由是造成人生的坎坷。这便是创造力与破坏力的分别。因此“**紫破**”星系的**紫微**，一定要得“百官朝拱”，然后才能成为美格，倘若是“在野孤君”，自然没有“一呼百诺”的可能——可是，这命格的人，又一定不甘心应诺于人。

### 文曲破军寅卯，众水朝东。

**文曲**称为暗曜，**破军**化气为耗，所以**破军**与**文曲**同躔，即是暗耗的组合。说为“众水朝东”，即譬喻财帛耗散。赋文说是居寅卯宫的**文曲破军**不吉，实际上居亥、子、丑三宫尤其易于耗散。**文曲破军**同宫，再见煞忌，或见阴暗的杂曜（如**天巫、阴煞、破碎、咸池**等），假如是**命宫**或**福德宫**，须妨一生自作自受，作茧自缚，必须以“聪明反被聪明误”为戒。

### 日月守不如照合。

“**日月守**”即是**太阳太阴**同宫。这时候，**太阳**若明则**太阴**必暗；**太阴**若明则**太阳**必暗，因此便成为名利上的冲突。假如是“照合”（在三方合会，或在对宫照会），则有可能同时得到并明的**日月**，因此便有“守不如照”的说法。

## 荫福聚那怕凶危。

“荫”指**天梁**，“福”指**天同**。**天同天梁**同宫，即是“荫福聚”。说“那怕凶危”，并不是说一生并无凶危。恰恰相反，是一生多凶危，只是结果无事而已。——有一位国民党人，抗日战争时，遭日军四次逮捕，两次判枪毙，结果都化险为夷，他的**命宫**，即是“福荫聚”的格局。

## 贪居亥子，名为泛水桃花。

**贪狼**居子，与**擎羊**同度；**贪狼**居亥，与**陀罗**同度，即成“泛水桃花”的格局。仅有**羊陀**会照则不是。成此格局的**贪狼**，**夫妻宫**一定不好，如**贪狼**居子，**夫妻宫**必见**武曲化忌**；**贪狼**居亥，**夫妻宫**必为无禄的**天府**，所以古代的女命，即以此格局为不吉祥，由是以“泛水桃花”来形容其漂泊。然而，这却是才艺的星系组合，所以虽然婚姻不好，在现代却可能成为艺人。

## 刑遇贪狼，号曰风流彩杖。

“泛水桃花”主要指女命，“风流彩杖”则指男命。所谓刑，指**陀罗**。本来**擎羊**为刑、**陀罗**为忌，赋文于此稍有混用，因为这格局是指**贪狼**坐寅宫，与**陀罗**同度，即成此特殊格局。凡**命宫**见“风流彩杖”，**福德宫**一定是**紫微天相**星系，而且**紫微**必**化科**，所以古代说人聪明、风流。然而这命局却易受情困。

## 七杀廉贞同位，路上埋尸。

赋文原意指客死异乡，但许多术士却将这组星看成为交通意外，这其实是很大的误会。**廉贞七杀**在丑、未二宫同度，若性质优良，称为“雄宿干元格”，但若煞忌诸曜会合，则主落落寡合、郁郁不得志，同时主离乡背井，因此便容易客死异乡。

如今有些人，凡不在出生地死，认为都是客死异乡，所以便将这组星解释为交通意外，殊不知在异地成家，以至终老，古人都不认为是客死异乡，因为既有家庭，便不再称为“客”。再说，交通意外的星系，并不只**廉贞七杀**，即**太阴天机**亦主有此克应。所以不可一见**廉贞七杀**同度，便叫人不可旅游，甚至不可外出公干。

## 破军暗曜共乡，水中作冢。

一般人只知道**巨门**化气为暗，却不知**文曲**为暗曜，所以很奇怪**破军**与**巨门**如何能够“共乡”。其实赋文的意思是说，**破军文曲**在亥子丑三宫同位。为甚么专指这三个宫垣呢？因为赋文其实应该这样解读：“**破军暗曜共乡水中、水中作冢**”，这是中州派的传授。除此之外，**武曲贪狼**与**文曲**同位，化曜煞曜不吉，亦主水险或水厄。这是很靠得住的征验。

禄居奴仆，纵有官也奔驰。

由这句赋文，可以见到斗数在江湖流传的情况。凡禄存居奴仆宫（如今美其名为“交友宫”，意义其实不够准确），则擎羊必在迁移宫、陀罗必在事业宫（古称官禄宫），照会命宫，故主奔波。这句诀传入江湖，不说为“羊陀照命主奔波”，却变成如今的样子，那是弄点小小玄虚。然而到了结集成《全书》时，却添了这样的注文：“假如身命宫星平常，奴仆宫遇权禄吉曜，以为美论，只是劳碌。”这是望文生义的解释，真的是不注还好，愈注愈错。奴仆宫吉曜集中，还有化权，而自己命身宫弱，那就叫做“恶奴欺主”，绝非“以为美论”。由此可见，一个征验传入江湖，先转变形式，如羊陀照会变为禄居奴仆，然后就变成改变意义。所以对于坊间流传的诀法，若不追究本源，只盲目附和，则必失口诀的真相。

帝遇凶徒，虽获吉而无道。

帝，指紫微。赋文说的紫微，不专指紫微独坐。紫微星系不成“百官朝拱”的格局，亦不成“前后引从”（辅佐诸曜及一些成“对星”的杂曜，如恩光天贵等，不坐守或不照会于父母、兄弟二宫），则可能出现两种情况：一是“在野孤君”，即全无吉曜照会；一是“无道之君”，即照会的吉曜力量不足，而煞忌刑曜则势力鼎盛。赋文说的即是“无道之君”的情况。所谓“无道”，是不近人情的意思，非如后代注文说为“人心不正”，二者实有分别。

帝坐金车，则曰金舆扶御辇。

帝坐金车，指紫微独坐于子、午二宫。尤指午宫，以午为日丽中天，阳光即是金光，所以称为帝坐金车。《全书》的注文说：“假如紫微守命宫，前有吉曜来呼号者，是也。”午宫以未宫为前、巳宫为后。若命宫在紫微，未宫则必为父母宫。所以这句赋文，实际上是指“前后引从”，即父母、兄弟二宫有辅佐及吉杂守照会合。看斗数，凡天相必看夹宫，看紫微，其实也是一样，无论看原盘抑或看流盘，都须看有无忌煞二曜相夹，有则可能“在野”，亦可能“无道”。相反的情况，即是这句赋文所说的“吉夹”。紫微遇吉夹，地位必不居人下，以有辅佐之故。这个格局，因此亦称为“前后引从”。

福德文曜，谓之玉袖惹天香。

如今的坊本，误刊为“玉袖天香”，这是因为这句赋文另有一个版本，说是“玉袖添香”，江湖流传就变做“玉袖天香”了，玉袖添香可解，玉袖天香则不通。后来又改为“玉袖惹天香”，那又通了。玉袖惹天香，意思是官袍的袖，沾上帝殿所焚的香气，意思即是能近皇帝，引伸为可以亲近贵人。文曜指文昌文曲，这两颗文曜，在命宫不如在福德宫，福德宫主精神、主品格、主修养，所以福德宫见文曜，才有这克应。然而时至今日，能近贵的人，未必都有学识修养，因此这句赋文，恐怕就不能作为近贵而论，只克应于其人质量高雅这一方面。

太阳会文昌于官禄，皇殿朝班。

这句赋文，在钞本则为“玉殿传胪”，今经《全书》改动，便失原意。会试发榜，高唱

姓名，以考二甲第一人者唱名最先，一甲的三名（三鼎甲），即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反而呼名最后，这就一如现代的选美，冠军最后唱名。所以，二甲第一人便名为“传胪”，即是呼唱名号的开始。“玉殿传胪”，即是科名得意。可是改为“皇殿朝班”，那就是功名得意了。科名不同功名，考试得意不等如事业得意，所以改动错了。**太阳**会**文昌**，不一定要在**官禄宫**（**事业宫**）才利科名考试。**命宫**见**太阳**、**天梁**、**文昌**、**禄存**，称为“阳梁昌禄格”，尤主科名得意，古人认为是状元之命。

### 太阴会文曲于妻宫，蟾宫折桂。

“蟾宫折桂”，亦即利于科名。其实，当**太阴**守**夫妻宫**见**文曲**时，很大机会于**命宫**或**福德宫**、或**官禄宫**见**太阳**、**天梁**、**文昌**，利于科名，跟全盘星系组合有关，不单看妻宫而定科名。但“**太阴**会**文曲**于妻宫”则另外有一个意义，那就是一生得岳家提携。

### 禄存守于田财，堆金积玉。

“田财”指**田宅宫**与**财帛宫**。**禄存**见于此两宫，即赋文所指。古代之富由于积聚，即所谓“钱生钱”，尤其是**田宅宫**见**禄存**，主由田地房宅起家，加上若能积蓄，则自然家道丰饶。**财帛宫**若见**禄存**，实在不如**田宅宫**见，因为**禄存**主固定入息，例如房租、利息，**财帛宫**见固定入息，远不如**田宅宫**见固定入息。只是在古代社会，以固定入息为主，是故便不作分别。若在现代，**财帛宫**见**禄存**恐怕只是中产阶级而已，一个不好，反成负资产。

### 财荫坐于迁移，巨商高贾。

这句赋文，要拆开来解：“财坐迁移，巨商。”“荫坐迁移，高贾”。商不同贾，古称“行商坐贾”，行商流动，坐贾则稳居一地，永不迁移，这是古代的社会情况。因此，赋文的意思等于说，**武曲**（财星）坐**迁移宫**，利动以求财；**天梁**（荫星）坐**迁移宫**，利静以求财。明白动、静的分别，对现代人的征验便容易许多，因为如今已少商、贾的分别。